

凡尔纳科幻



探险小说精选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GELANTECHUANZHANGDEERNV

【法】儒勒·凡尔纳 著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凡尔纳科幻探险小说精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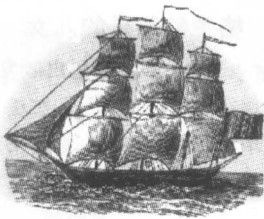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GE LAN TE CHUAN ZHANG DE ER NV

(上 册) 【法】儒勒·凡尔纳 著

陈 元 译

陈 元 改写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责任编辑:吕卫真

封面、版式设计:吴本泓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法)凡尔纳著;陈元改写.-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00.8.10

(凡尔纳科幻探险小说精选)

ISBN 7-5007-5469-8

I. 格… II. ①凡… ②陈… III. 科学幻想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4483 号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编:100708

安阳市华豫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960 1/32 23.5 印张 376 千字

2000 年 8 月河南第 1 版 2000 年 8 月河南第 1 次印刷

本次印数 5000 册

ISBN 7-5007-5469-8/G·4261

全套定价:30.00 元

(上册定价:15.00 元、下册定价:15.00 元)

内 容 提 要

在一次海难中,美国著名的探险家格兰特船长流落在太平洋上一座不为人知的荒凉小岛上,他用漂流瓶向外发出了内装英、法、德三种文字的救援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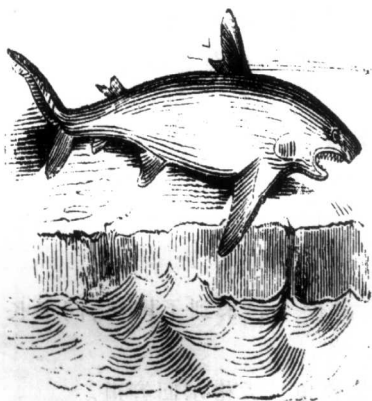
格里拉旺爵士的豪华游艇“邓肯号”捕获了吞有该漂流瓶的鲨鱼。在英国政府拒绝营救的情况下,爵士一行人与格兰特船长的一双儿女一起踏上了寻救船长的艰险历程。从美洲到非洲,从澳大利亚到新西兰,追寻数万里,历经千百险,步行、乘车、骑马、登船;爬高山,涉大河,经地震,渡洪水,过草原,斗恶狼,遇土著,战匪徒,吃尽了人间千辛万苦,尝遍了世上千难万险;风趣、幽默、谨慎、乐观很自然地交融在一起,真是错中错、谜中谜、奇中奇、案中案,终于在最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时刻、最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地点寻到了格兰特船长。

目 录

鲨鱼之腹	1
漂流瓶中	9
船长儿女	19
营救大计	27
出发救援	35
不速之客	43
阴错阳差	53
好汉加盟	61
海峡趣事	70
三七线上	83
横穿智利	93
高空历险	102
地震快车	111
神枪救助	123
土著恩人	132
大河流域	141
草原经历	153
饥渴难耐	165
奋战红狼	177
南美平原	191

·凡尔纳科幻探险小说精选·

讯息误传	200
滔滔洪水	209
栖身大树	220
灵感突现	230
水火无情	240
依依惜别	247
重新开始	257
云中山峰	270
天然港湾	276
如数家珍	284
印度洋上	296
惊人之声	307
神秘水手	316
进军内陆	327
神奇大陆	335
意外事故	343
澳洲探险	351



鲨鱼之腹

1864年7月26日，一艘豪华的游船，在北爱尔兰与苏格兰之间的海峡，顺着强劲的东北风，开足马力，全速向前航行着。

船尾上的英国国旗和主桅上的船主的蓝旗，随风飘扬，威风武雄壮得很。

蓝旗上，用金线绣着该船船主爱德华·格里拉旺爵士两个夺人眼目的名字字母缩写：“E.G.”，上面还有公爵的徽记。

这艘名为“邓肯号”的游船的船主格里拉旺爵士不仅是英国贵族院的苏格兰12元老之一，还是大名鼎鼎的全英皇家泰晤士河游船会著名的会员。

此时，在这邓肯号上的还有公爵夫人——年轻的海伦女士，以及公爵的一位表兄麦克拉布斯少校。

严格来说，邓肯号正在进行它的处女航，它刚驶到离克莱德湾之外几海里的地方，此刻正在开回格拉斯哥。

当船快到阿兰岛时，突然瞭望台上的水手报告说，有一条大鱼正尾随着游船。

船长约翰·孟格尔立刻把这个消息通知了格里拉旺爵士。

爵士与麦克拉布斯少校一起来到了尾楼，问船长是条什么鱼。

“真少见，阁下，是条鲨鱼！”孟格尔回答道。

“这儿也有鲨鱼？”公爵吃惊地问。

“阁下，有一种鲨鱼叫‘天秤鱼’，任何温度的海域都可能出现。如果我没看错，这就是一条‘天秤鱼’。如果阁下同意，而且夫人也想看一种新鲜的钓鱼方法的话，我们可以拿这个家伙来演示一下。”船长不慌不忙地回答道。

“怎么样，麦克拉布斯，试一试好吗？”公爵问。

“当然，我同意。”少校平静地说。

“这种鲨鱼数量大，为害广，今天把它钓起来，既可供大家观赏，又可为民除害，大好事一桩。”孟格尔船长补充道。

“那好吧，你去办吧。”公爵说。

他派人去通知了夫人，夫人很乐意观赏这吸引人的情景，马上就到尾楼上来了。

透过清澈的海水，人们很清楚地看到了那条上下潜泳、矫健凶猛的鲨鱼，正紧紧地随着大船前进。

孟格尔船长一条一条地下达着命令。

水手们根据命令，把一条粗绳子从右舷扔下海。那绳子头儿上有一个大钩子，大钩子上钩着一大块腊肉。

远在50码之外的那条鲨鱼一闻到了腊肉的香味儿，立刻如箭一般地冲了过来。

它用灰黑色的双鳍猛烈地拍打着海水，笔直地冲向那块腊肉：两只大眼睛瞪得圆圆的，一副饥不择食、穷凶极恶的模样。

它的头很宽，仿佛是一把双头铁锤；它翻身时还可以看到那锋利的大白牙。

孟格尔船长的眼力很准，它确实是一条“天秤鱼”，法国人称为“犹太鱼”。

邓肯号上的水手和乘客们睁大着眼盯着鲨鱼，只见那家伙冲到钩子这儿，一口就把腊肉吞进了肚子，并顺势打了个滚，那根粗绳子立刻被拽直了。

水手们飞快地转着系着绳子的轱辘，鲨鱼激烈扭动着身子被钓离了水面。

水手们立刻将另一根绳子挽成一个活扣，套住了鲨鱼的尾巴，然后拉紧，鲨鱼动不了了。

水手们把鲨鱼吊上来，摔在甲板上；一个水手蹑手蹑脚地走过去，猛地一斧头，把鲨鱼尾巴砍了下来。

至此，钓鱼表演告一段落；但人们的好奇心并没有得到满足。

按照惯例，在捕杀鲨鱼之后，都要将它开膛剖肚，在它的肚子里找一找什么的。因为鲨鱼什么都吃，所以人们的这种寻找常常会有所收获的。

格里拉旺夫人不想看这种污秽的场面，就独自一个人回房去了。

那条被砍断了尾巴的鲨鱼还在喘息。它身长大概有10英尺，体重600公斤以上；在鲨鱼中并不算最大的。不过，“天秤鱼”在鲨鱼中可算是最凶猛的了。

水手们只几下便剖开了那条鲨鱼的肚子，里面是空的，显然它很久没吃到东西了。

失望的水手们正要把它扔回大海时，水手长却注意到了鲨鱼的肚子里有一团很粗糙的东西。

“那是什么？”他叫道。

“噢，真的，像块石头！它吞石头是为了保持平衡吧？！”一个水手说。

“得了吧，那是一发炮弹！打进了它的肚子里，它还没消化完呢！”另一个水手陈述着自己的看法。

“胡扯！这家伙是个酒鬼，喝酒连酒瓶子都喝进肚子里去了！”水手长汤姆·奥斯汀反驳说。

“啊，鲨鱼肚里有瓶子？”格里拉旺爵士吃惊地叫道。

“是，是个瓶子。不过这瓶子不是从酒窖里拿出来

的。”水手长回答道。

“奥斯汀，你小心地把那个瓶子取出来，海上的瓶子里常常会有重要的信息。”爵士命令着。

“你真这么认为？”麦克拉布斯少校问。

“至少有这种可能。”

“噢，我不想抬杠；也许那瓶子里会有什么秘密吧！”少校回答道。

“一会儿就会有答案了。怎么样了，奥斯汀？”爵士急切地问着。

“看！”

水手长转过身来，小心地把那个费了好大的劲儿才从鲨鱼肚子里取出来的、像瓶子似的东西拿给爵士看。

“好，叫人去洗干净，送到尾楼来！”

奥斯汀立刻执行爵士的命令，把瓶子洗干净，送到了方厅的桌子上。

格里拉旺爵士、麦克拉布斯少校、孟格尔船长围桌而坐；格里拉旺夫人也站在了一旁，女人的好奇心是比较重的。

在海上，任何一件小事都是会被当作大事来对待的。

大家默默地盯着那个神秘的瓶子，猜想着：是失事船只的求救信，还是无所事事的航海者写的什么打油诗？

格里拉旺爵士亲自动手检查着那个瓶子。他神情专注,动作小心,就像一位英国检查官在寻找一件重大案件的线索似的。

格里拉旺爵士可不是小题大作,因为貌似平凡的外表下经常会有重要的线索呢!

这是个细颈酒瓶,非常结实,玻璃很厚,还缠有几圈铁丝;这是一种法国香槟省的产品,用它来砸椅子腿,椅子腿砸断了,它也不会碎。

这就是这个瓶子历经无数次碰撞而不碎的原因。

“是格雷客酒厂的瓶子。”少校随口说道。

“比知道它是哪家酒厂制造更重要的是,它从哪里来?是不是,少校?”公爵夫人道。

“会知道的,亲爱的海伦,”公爵说,“从瓶子外面这层固化的物质好似矿石的情况来看,它来自十分遥远的地方!在被鲨鱼吞入肚子里以前,已经在海上漂流很久了。”

“是啊,瓶子外面有这么厚的杂质,说明它已经漂了很远了。”少校赞同地说。

“那它究竟从哪儿来的呢?”海伦夫人问。

“不要着急,亲爱的;一切答案都在这瓶子里,这需要耐心。”爵士一边说一边刮着瓶子上的封口。很快,瓶塞露出来了,可已被海水浸蚀得不成样子了。

“太可惜了,里面即使有信也不会完整了。”

“是啊。”少校附和着说。

“不过这倒可以说明一个问题了：假如瓶塞没塞紧的话，扔到海里去不久就会沉的；亏了鲨鱼及时把它吞到肚子里，它才能保存了下来。”公爵若有所思地说。

“没错！如果是从海里捞起来这个瓶子，咱们就会获得重要的经纬度线索；再研究一下气流和海流，咱们就可以判断出它漂流的路线来。可我们从鲨鱼肚子里是没法判断这一切的。”孟格尔船长回答道。

“是的，让我们研究一下再说吧。”格里拉旺爵士说。

他小心地将瓶塞拔了出来，一股海腥味儿立刻冲了出来。

“是什么？”海伦夫人迫不及待地问。

“如果没看错的话，是一封信。”格里拉旺爵士回答道。

“信？”海伦夫人叫了起来。

“可是，这些纸全湿了，沾在了瓶壁上，拿不出来。”格里拉旺说。

“砸瓶子！”少校说。

“不，我不想把瓶子砸碎。”格里拉旺表示异议道。

“那当然好。”少校随着改变了看法。

“当然是不砸碎瓶子好了，可里面的信比瓶子更重要，不砸碎怎么办呢？”海伦夫人问。

“阁下只要把瓶子的细颈砸断，就可以把信拿出来了。”孟格尔船长建议道。

“对，就这么办，亲爱的爱德华。”海伦夫人又叫了起来。

也只好如此了，尽管格里拉旺爵士心有不甘，也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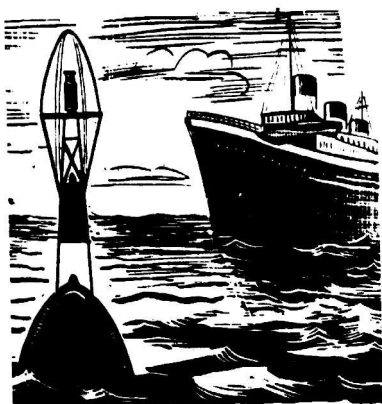
因为瓶颈上的那层矿化的东西，不用铁锤是砸不动的。

很快，瓶颈砸碎了；格里拉旺爵士小心翼翼地从瓶子里抽出几张纸来。

他小心翼翼地把纸一层一层地揭开，摊在桌面上。

海伦夫人、少校和船长都全神贯注地紧紧盯着爵士的手。





漂流瓶中

海水将纸上的字浸蚀得残缺不全了。

格里拉旺爵士一张一张地小心翻弄着，对着阳光，从不同的角度观察，每个字的一笔一划都没有放过。

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看了看周围焦急的朋友，说：

“一共有三封信，但很可能内容一样，只是用了三种文字：英文、法文和德文。从没被浸蚀掉的那几个字来看，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信里说什么了？”海伦夫人问。

“这些字太不完整了，夫人，现在还很难说。”

“也许这三张信上的内容可以互相补充吧？”少校问。

“应该是可以的。海水不可能把三封信上同一行

的同一个字都浸蚀掉。咱们拼起来，凑一凑，大约总可以弄懂大概意思的。”孟格尔船长说。

“对，就这么干，咱们先看一看英文的。”格里拉旺爵士一边说，一边将目光集中到了那张英文信上：

62 Bri gow
sink stra
 aland
skipp Gr
 that monit of long
and ssistance
 lot

“看不出什么意思来。”少校失望地说。

“大概都是英文吗？”船长问。

“可以看出，sink(沉没)、aland(登陆)、that(那个)、and(以及)、lost(死去)，这几个词都是完整的，skipp 显然是 skipper(船长)，至于 Gr，我看是一艘遇难船船长名字的一部分。”格里拉旺爵士判断说。

“是啊，monit 和 ssistance 这两个词，无疑是‘文件’和‘救援’的意思。”孟格尔船长补充道。

“这么说还是有点内容啊。”海伦夫人说。

“只可惜丢失了许多字，什么船，在哪儿失事，都没有。这可怎么办？”少校说。

“会有线索的。”

爵士很自信地说。

“是啊，可怎么找呢？”少校问。

“把三封信对在一起来看。”爵士回答。

“对，快找吧！”海伦夫人又叫了起来。

第2封信比第一封信上损失的字还多：

7 Juni Gals zwei atrosen
 graus
 bringt ihnen

“这是德语。”孟格尔看了一眼便判断说。

“你懂德语？”格里拉旺问。

“是的，爵士。”

“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

船长低下头，认真地看了看，说：

“7 Juni 就是6月7日，和那封英文信上的62合起来便是‘1862年6月7日’，这无疑是出事的时间了。”

“太好了！下面呢？”海伦夫人叫道。

“Glas 和英文信中的 gow 拼在一起，很明显是 Glasgow，也就是说这条船是格拉斯哥港的。”

“没错。”少校对船长的意见表示着赞同。

“zwei 是‘两个’，atrosen 应该是 matrosen，即‘水